

The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li_l] in Wutai Dialect

Peiling 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Email: hpling2006@163.com

Received: Nov. 16th, 2013; revised: Dec. 20th, 2013; accepted: Jan. 2nd, 2014

Copyright © 2014 Peiling Han.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In accordance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all Copyrights © 2014 are reserved for Hans and the owner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eiling Han. All Copyright © 2014 are guarded by law and by Hans as a guardian.

Abstract: In Wutai dialect, [li_l] has many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its semantics is complex. Some of them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mandarin modifier markers “的/地/得”, durative aspect marker “着”, the particle “呢”, the prepositions “在/到”, and other unique usage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milar phenomena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other dialects, we found that [li_l] actually represents multiple function words hav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sources, and belongs to the homonyms.

Keywords: Wutai Dialects; [li_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Origins; Homonyms

五台方言中[li_l]的分布及历史来源

韩沛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Email: hpling2006@163.com

收稿日期: 2013年11月16日; 修回日期: 2013年12月20日; 录用日期: 2014年1月2日

摘要: 五台方言中[li_l]句法功能多, 语义复杂, 有对应于普通话修饰语标记“的/地/得”、持续标记“着”、语气词“呢”、引介词“在/到”的用法, 也有自己独特的用法。通过历史文献考证和其他方言中同类现象的比较研究, [li_l]实际上代表了历史来源不同而今音相同的多个功能词, 属于同音同形词。

关键词: 五台方言; [li_l]; 分布; 历史来源; 同音同形词

1. 引言

五台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五台方言属于晋语五台片。根据五台方言内部分歧, 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以东冶为代表的下五台方言; 以台怀镇为代表的台山

地区方言; 以县城城关话为代表的城行方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以城关为代表的城行方言中的[li_l], 不过[li_l]的语法功能在这些地区基本一致, 只是下五台在语音形式上稍有差别, 读为[tɕ_l]。

朱德熙(1961)把北京话中读为[tɔ]的“虚字”归纳为三种:

- (1) 坐~椅子上; 扔~水里; 说~这儿
- (2) 看~见; 写~很好; 说~大家都笑了
- (3) 吃~; 红~; 他~; 我知道~; 红红儿~; 忽然~^[1]

以上用法均见于五台话, 为了方便描述[li]在五台话中的语法分布及语义特征, 我们从与普通话比较的角度进行分类分析。五台话中[li]的语法功能可对应为普通话中:

- 1) 修饰语标记“的”、“得”“地”¹;
- 2) 持续标记“着”;
- 3) 语气词“呢”;
- 4) 引出方位、地点补语的“在”或“到”;
- 5) 名词化标记“的”

此外, 五台话中的[li]还可跟“了”组合为“了[li]”附加于谓词性成分后, 表示“……之后”或“……的话”, 语义具有可预测性, 能产性强。

本文旨在描写五台方言中[li]的语法分布; 进而探索[li]的历史来源。为了行文的方便, [li]在文中例句一律写作“的”。

2. 五台方言中[li]的分布

2.1. 作为修饰语标记

普通话修饰语有体词性成分前的定语修饰语; 谓词性成分前的状语成分、谓词性成分后的补语成分, 这三种修饰语在书写形式上分别用“的”、“地”、“得”三个助词来标记, 不过语音形式一致。在五台话中这三种性质的修饰语标记语音形式也一致读为[li]。例:

- (1) 这个村子的人口不多。
- (2) 热热的喝了这杯子水。
- (3) 吓的他脸都白啊。

例句(1)中“的”为限定性定语修饰语标记, 相当于普通话“的”; 例句(2)中“的”为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的状语修饰语标记, 相当于普通话“地”; 例句(3)中“的”为补语标记, 相当于普通话“得”。

¹ 为了行文方面, 我们把补语标记“得”跟定语标记“的”、状语标记“地”归为一类, 统称修饰语标记。

2.2. 作为持续体标记

普通话里持续体标记在语音上与修饰语标记不同, 为□◆[l]↘, 书写形式用“着”来表示。五台方言中持续标记与修饰语标记语音形式一致, 为[li], 构成三种句式。

句式一: V1 + 的 + 其他 + V2

该句式为连动句, “的”与V1构成连动句前一个VP, 表示V2的方式、条件等。例:

- (4) 他走的走的跌倒啊。
- (5) 我骑的自行车子去上班。
- (6) 顺的这条路走, 就到办公室啊。

例(4)中“走的”重叠式、例(5)中“骑 + 的”、例(6)中“随的”均为“V + 的”格式, 在句法结构位于另一VP之前, 表示后一动作行为的方式或条件。例(4)“走的走的”是“跌倒”发生时的条件; 例(5)“去上班”的方式是“骑自行车”; 例(6)“走到办公室”的途径是“顺着这条路”。

句式二: 处所词/NP + V + 的 + O

该句式表示某地点或处所存在某事物或人。例:

- (7) 墙上挂的个日历。
- (8) 路上躺的个讨吃子。

例(7)、例(8)“的”构成备受学界关注的“处所词/NP + V + 的 + O”存现句式, 描述业已存在的某种静态现象。在五台方言这类句式不表示动态义, 不存在歧义²。如例(7)表示墙上有个日历; 例(8)表示路上有个乞丐。

句式三: NP + (状语修饰语) + V + O + 的 + 的_呢

³

该句式表示某状态正在保持或动作正在持续进行。例:

- (9) 咸人们还饿的的_呢。
- (10) 车在大门行停的的_呢。

其中例(10)可转换为“处所词/NP + V + 的 + O”格式, 为“大门行停的个车”。当然句法形式的改变

² 普通话中“山上架着炮”, 有歧义: 1) 表示“炮弹正架在山上”这一静态现象; 2) 表示“有人正在山上架炮”这一动态现象。

³ 在格式“NP + (状语修饰语) + V + O + 的 + 的”中, 末字“的”相当于后文将要讨论的“呢”, 我们用“的_呢”表示。

必然引起语义表达的改变。句式二强调某处所存在的事物；句式三中例(10)强调事物存在的位置、方式等，即修饰语所表达的内容。这也符合认知学上一般修饰语或宾语为新信息的观点，也符合韵律句法学上，新信息一般读的较重，是重音所在，重音所在也是语义重心所在的一般规律。

总的看，作为持续体标记，“的”只表示状态持续、动作进行这两个意义，并不表示动作(状态)的实现或完成。

2.3. 构成“V + 的 + O + 啊”句式

该格式表示由于客观条件的出现或存在，某行为动作必须付诸实施。在句法层面上，一般作为后续小句；语义上可解释为：该VP了。例：

- (11) 快 12 点啊，做的饭啊。
 (12) 不早啊，走的啊。
 (13) 雨下将来呀，(房上晒的谷)收的啊。

进入以上格式的动词 V 一般为单音节动词，不过 V 的论元数量没有限定，可以是一元动词，如“走”，也可以是二元动词“做”，或三元动词“收”。例 11~13 分别表示：快 12 点了，该做饭了；不早了，该走了；雨下起来了，(房上晒得谷子)该收了。

2.4. 相当于语气词“呢”

有时候“的”与“正”构成“正 + VP + 的”格式，表示某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例：

- (14) 今儿天气可好的。
 (15) 我来的时候，他正吃饭的。³
 (16) 外头下雨的。
 (17) 做甚的？

例(14)中“的”表达一种喜悦心情；例(15)中“的”表达一种陈述语气，同时因为与“正”搭配，也表示正在吃饭这样一种持续的状态。例(16)表达一种断然的语气。不过，例(16)与例(15)一样，“呢”也能体现出正在下雨这样一种持续状态。例(17)表示疑问，但同时也表示正在做什么这样一种持续貌情状。

³五台话中表述某行为动作持续进行时，不用“V + 着 + 其他”格式。例如不可说“他正吃着饭”，只说“他正吃饭的”。

2.5. 作为引出处所、地点补语的标记

语义上相当于“在”或“到”等介词。例：

- (18) 坐的沙发上。
 (19) 放的桌子上去啊。
 (20) 糖跌的地上脏啊。

从例(18)~(20)，“的”总是后接“名词 + 方位词”组合；“的”引介的是与动作相关的施事(如例(18))或受事(如例(19))或与事(例(20))最终所及的处所；在语义层面，“的”一般可以替换成“在”或“到”。替换后为：坐在(到)沙发上；糖跌在(到)地上脏啊。不过，例(19)只能替换为“到”，为“放到桌子上去啊”。

李倩(1997)认为“如果动词既可表动作，又可表状态，”那么“的”的解释有两种，可以是“在”，也可以是“到”；若动词为表趋向或“移动”义强调动作的动态和方向时，“的”只能解释为“到”^[2]。这一观点可以很好解释例(19)中“的”只能解释为“到”，而例(18)、(20)可解释为“在”或“到”的不一致情况。因为例(18)中的“坐”和例(19)中的“跌”可表示状态也可表示动作，而例(19)中的“放”由于后接趋向补语“去”，有明显的动态性和方向性，因此该句中的“的”只能理解为“到”。

此外，我们认为“的”理解为“在”还是“到”在语用上还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言者的语气、态度方面。如，例(18)是祈使句，说话人有建议或命令语气。若理解为“坐在沙发上”，说话人语气比较随和，对听话对象没有硬性要求，也并不突显沙发这一处所名词。若理解为“坐到沙发上”，首先，一般情况下有一种预设是动作“坐”的处所有多种选择；其次，说话人主观上对听话对象有一定的要求，语气也比较强烈。例(20)由于句式为一般陈述句，因此“的”理解为“在”还是“到”不存在类似例(18)那样的语用差别。

2.6. 作为名词化标记

相当于普通话“的字短语”中的“的”。例：

- (21) 你做的对。
 (22) 大的都给了我啊。
 (23) 好好的不知道因为甚又哭啊。

(24) 你叫他帮个下，哪会儿也欢欢的。

例(21)~(24)中，“的”后附于谓词性成分之后，使原来的谓词性成分转化为名词性成分。如，例(21)动词“做”、例(22)形容词“大”、例(23)状态词“好好”、例(24)状态词“欢欢”与“的”组合之后，都具备体词的语法特征，因此也就具备了体词的句法功能。

2.7. 构成结构“VP + 了的”

“的”与“了”构成相对固定的结构“VP + 了的⁴”，表达特定含义，具体可归纳为两种语义：

第一，表示某行为动作发生之后，或某状态形成之后。在句法结构层面，一般作为前一个小句。

(25) 吃了的再洗澡。

(26) 客人走了的收拾碗筷。

(27) 果子红了的再吃。

(28) 明了的再走。

例(25)表示吃完之后再洗澡；例(26)表示客人走之后再收拾碗筷；例(27)表示果子变红之后再吃；例(28)表示天明之后再走。

第二，表示假设的条件，后边常接后续小句，表示条件引起的结果，可理解为“……的话”。这种情况下，VP与“了的”之间可以补出一个“动”⁵字。

(29) 吃(动)了的给他

(30) 走(动)了的给他买票

(31) 用(动)了的就自己拿

(32) 觉得灯明(动)了的就调暗些儿

例(29)表示吃的话给他；例(30)表示走的话给他买票；例(31)表示用的话就自己拿；例(32)表示觉得灯光有点儿亮的话就调暗些儿。

以上例句显示，“VP + 了的”这一结构一般用于表示建议、命令等祈使语气的句子；“了的”常常作为前一小句末成分，与后小句构成了主从关系，其中由“了的”收尾的前一分句为从句，后一小句为主句。从句表示主句动作发生的条件。除了前文提到的形式

⁴ 在五台方言中“的”也可以省略，“的”的使用可以起到缓和语气的作用。

⁵ 东冶地区为“登”。实际上本字相同，只是在东冶地区普通话所有非单韵母的合口呼都读为开口呼。如：“同”读为“疼”、“种”读为“赠”。

上的差别之外，第一种情况下句意强调的是实施主句动作的时间，第二种情况强调从句动作发生或情状存在时要采取主句的行动。对于言者而言，第一种情况下主句行为动作是一定要发生的，只是建议该动作实现的时间；而第二种情况下主句动作并不在言者的计划方案中，是从句动作或情状可能发生之后采用的预案。

3. [li]的历史来源

五台话中的语音形式[li]可对应于普通话修饰语标记、持续体标记、语气词“呢”等不同性质的成分，功能多，语义杂。对比其他方言，同时借鉴历史文献记载，很显然[li]的来源也是复杂多元的。

3.1. 修饰语标记来源

现代汉语修饰语标记根据其句法分布功能的差别，一般分为“的、地、得”三类，分别为定语标记、状语标记、补语标记。其中补语标记“得”源自实义动词“得”，并经历了实义动词转变为动态助词，再由动态助词转变为介引补语的结构助词，见蒋冀骋吴福祥(1997, P560-561)^[3]。而定语标记“的”的来源早期研究观点有二：1) 由“之”演变为“底”而来，见王力(1958)^[4]；2) 由“者”演变为“底”而来，见吕叔湘(1943)^[5]、太田辰夫(1987)^[6]等，其中江蓝生(1999)进一步认为源自方位词“底”^[7]；冯春田(1991)认为源于代词“底”^[8]。根据蒋冀骋、吴福祥(1997, P557)^[3]对“者”反切音的考证，我们同意第2种观点。

一个问题是三个同音的修饰语标记是否可用同一书写形式？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已经可见三者书写形式同一化的痕迹。根据曹广顺(1995)^[9]、李明(2002)^[10]等研究，北宋时期“底”开始写作“的”；元代中期“底”呈由“的”取代局面，同时“地”写作“的”的例子也出现；明清时期“地”写作“的”尤为普遍。冯春田(2004)提到结构助词“得”写作“的”，约始于元代；一直到元末明初呈趋多势态；明清北方系白话资料如《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歧路灯》、《儿女英雄传》通常都写为“的”^[11]。至此，可见结构助词“得”、“的(底)”和“地”在历史上曾同音是事实。

现代汉语方言很多地区依然保持三者同音现象，

如五台话[liŋ]。冯春田(2004)认为至少在除北京话以外的大多数北方方言区域内,这三个助词都同音为[tɿ]。而且以河南话为方言背景的《歧路灯》里,结构助词“哩”就正是“得”、“的”、“地”三者的同音形式[tɿ]的变体:[tɿ]→[liŋ]^[11]。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五台话中修饰语标记同读[liŋ]也很容易解释,我们认为是[li]元音进一步裂化而成。

3.2. 持续体标记与介词同源于“著”

现代汉语持续体标记“着”源于古汉语表“附着”义的动词“著”既有历史文献资料的支持,又有现代方言中活生生的共时语料可印证,已经为学界共识。而“着”相当于引介词“在”“到”用法的历史来源,学界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1)单线式演变路径,以赵金铭(1979)、梅祖麟(1988)为代表,认为“着”由动词到介词,再由介词到持续貌标记的单线式演变^[12,13];2)双线并列式演变路径,以刘坚、江蓝生(1992)为代表,认为是“着”今介词用法和持续体标记用法分别沿平行并列的两条路线而来^[15]。鉴于历史文献中以及广大汉语方言中“着”两种用法并存的事实,我们倾向于双线并列演变观。但不管哪种路径,就来源于“著”的看法是一致的。

至于语音层面上音变解释,学界已经就这个问题作过很深入讨论。作为介词的“着”在汉语各方言中语音形式,总的说可分为[ts]系和[t]系两类。而对于今读[t]系的情况,也有两种解释:1)古无舌上音的保留,见梅祖麟(1988)^[13]、徐丹(1995)^[16]。他们认为知系、端系分化以后,知、端系字仍有纠缠。而“着”在各方言里的演变不尽相同。“某些方言反映出‘著’字的原始状态,即知系读如端系。这大概是古音底层的保留”(徐丹,1995)^[16]。2)语流音变的结果。江蓝生(2000)认为方言中表持续的“的”是“著”的轻读音变,首先“著”韵母央化,然后声母由舌上变舌头,少数地方由舌上或舌头变读为边音^[17]。

我们倾向古音保留说。由于从《敦煌变文》到近代的《醒世姻缘传》文献中都能发现“的/得”相当于“着”或者相当于“了”的用法,但书写形式为[t]系字的情况:如:

月娘道:“头里进门,我教他抱的房里去,恐怕晚了。”(金瓶梅词话·四十一回)

你娘的头面厢儿,你大娘都拿的后边去了。(同上·七十五回)

林冲上的楼上,寻不见高衙内,把陆虞侯打得粉碎。(水浒传·七回)

爹与我捎的家去,……哥与我捎的家去,也替我收着。(醒世姻缘传·九回)

而且今方言中广泛存在相当于普通话“着”的用法的[t]系字。“几乎在从北到南的方言里,都可以看见相当于‘着’的另一种写法。除‘着’外,主要有‘的/得,达,到/倒’,在这些方言里,虽然相当‘着’的字形各异,发音似乎也不够规律,但令人很难相信这种大面积的分布是一种偶然现象。”(见徐丹,1995:293)^[16]

五台方言作为介词的[ʌŋ],其语音形式也属于[t]系,只是不过是[t]声母进一步边音化。最直接的证明就是在下五台地区以及周边定襄、山阴方言中,也读为[t]^[18,19]。

3.3. 相当于“呢”的[ʌŋ]来源于“里”

有关“哩”的来源,前辈学者立足历史文献已经做过深入研究,吕叔湘(1941)认为“哩”源于“在裏”,“呢”为“哩”之变形^[20]。江蓝生(1986:25-26)认为金元系白话区(始殆限于燕京一带而渐次南伸)多用“呢”和“那”,平话系白话(依据汴京与临安口语)多用“哩”。汉魏六朝文献“呢”用“尔”字;唐代口语里出现了“在里、里”作语气词用法。前者为正宗,后者为新兴语气词。前者在竞争中占据优势^[14]。邢向东(2002:655-656)认为神木方言中相当于“呢”用法的“嘞”源自“里”^[21];范慧琴(2007:257)认为定襄方言中“哩”也源于“里”^[18]。五台话里用法相当于“呢”的“[ʌŋ]”其分布与定襄基本一致,其来源也应该为“里”。

首先语音上由[ʌŋ]演变为[ʌŋ]很容易解释。五台方言中特别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就是弱化后韵母主元音央化,这可能与本方言入声韵和促化韵大多以[ʌŋ]为主元音有关。有人会说[liŋ]的这种用法有可能是“呢”的音变。但经考察,我们尚未发现五台话中有鼻音演变为边音的现象。

而且“里”作为语气词在历代文献中的用例已广泛见于各方家之作品。据曹广顺(1995)研究,唐代文

献已见到“里”作语气词。如：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里，花谢来里。”（《太平广记》卷一四〇《玉堂闲话》）宋代广泛见于宋儒语录、谈判实录、毕集文字、宋词以及南戏等文献。如：伯淳曰：“若尽为佛，则是无论类，天下脚都没人去里！”（《乙卯入国奏请》）；若还替得你，可知好里！（《说郛》卷十九《同话录》）；因甚无个阿鹊地，没功夫说里！（辛弃疾《谒金门》）约北宋末年，“里”始写作“哩”，可表达疑问语气。到元代，该用法更为广泛。如：先生恰说的秀才在那里下着哩？（《朴通事》）；你娘在前边做什么哩？（《金瓶梅》第14回）（以上例句转引自蒋冀骋、吴福祥（1997）：569-570^[3]）

既然语音上可以得到解释，“里”作为语气词的用法也有文献可考，五台话中语气词[li]源于“里”也就基本可以肯定了。

4. 余论

五台方言中的[li]实际上可认为是个同音同形词，因为其功能语义之间差别大，各有自己的历史来源，只是语音形式恰好演变成了同音形式。

根据前文分析，至元代三种修饰语标记基本在书面上均可写作“的”，其声母为[ɫ]；持续体标记“着”保留知系读同端系现象，其声母也读成[ɫ]；语气词[li]源于“里”，其声母为[l]。由于声母相同或发音部位相近，语音同一化便有了基础。那么五台方言中这些不同功能的虚词，语音同一化过程具体情况如何，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朱德熙 (1961) 说“的”. *中国语文*, 12; 季羨林, 主编 (2001)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朱德熙选集.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春, 258-289.
- [2] 李倩 (1997) 宁夏中宁方言的虚词“着”. *语文研究*, 4, 46-56.
- [3] 蒋冀骋, 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
- [4]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中册). 中华书局, 北京.
- [5] 吕叔湘 (1943) 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 In: *汉语语法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22-131.
- [6]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 蒋绍愚, 许昌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 [7] 江蓝生 (1999) 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 *中国语文*, 2, 53-93.
- [8] 冯春田 (1991) 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
- [9]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 语文出版社, 北京.
- [10] 李明 (2002) 近代汉语结构助词的研究(待审稿).
- [11] 冯春田 (2004) 《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问题. *语言科学*, 4, 29-37.
- [12] 赵金铭 (1979) 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 *中国语文*, 1, 50.
- [13] 梅祖麟 (1988) 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 *中国语言学报*, 3, 193-216.
- [14] 江蓝生 (1986) 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 In: *近代汉语探源*,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36.
- [15] 刘坚, 江蓝生, 等 (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北京.
- [16] 徐丹 (1995) 从北京“V 着”与西北方言“V 的”的平行现象看“的”的来源. *方言*, 4, 289-295.
- [17] 江蓝生 (2000) 近代汉语探源.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18] 范慧琴 (2007) 定襄方言语法研究. 语文出版社, 北京.
- [19] 郭利霞 (2006) 山阴方言的[ɫ] > [l].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6, 137-141.
- [20] 吕叔湘 (1984)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 In: *汉语语法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北京, 58-72.
- [21]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 中华书局, 北京.